

taigeeer
zuopin quanji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泰戈尔作品全集

董友忱/主编 董友忱/等译

第9卷

(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泰戈尔作品全集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第9卷

(下)

董友忱 主编

董友忱 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总策划：张西平

总顾问：郁龙余

顾问：

太白仙——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

(মহাশ্বেতা দেবী,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ভাপতি)

绍诺特库马尔·丘多巴泰——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

(সনৎকুমার চট্টোপাধ্যায়,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চিব)

沙姆苏贾曼·汗——加拉国孟加拉文学院院长

(শামসুজ্জামান খান, বাংলা একাডেমী মহাপরিচালক, বাংলাদেশ)

科鲁纳鑫图·达斯——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

(করণসিন্ধু দাস, উপচার্য, রবীন্দ্র-ভারতী বিশ্ববিদ্যালয়)

谢莉娜·侯赛因——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

(সেলিনা হোসেন—বাংলাদেশের আধুনিক লেখিকা)

刘爱好——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孟加拉语文学专家

刘安武——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泰戈尔全集》主编

编辑委员会：

主任 董友忱

副主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建 刘运智 江锦成

杨伟明 张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

主编：董友忱

副主编：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主编助理：张幸 于秋阳

目 录

(下)

散 文

生活的回忆	(565)
初入学堂	(568)
家庭内外	(570)
仆人之王的理论	(578)
师范实验小学	(581)
开始写诗	(583)
初学各种知识	(585)
出远门	(588)
练习写诗	(590)
康特先生	(593)
孟加拉语的学习结束	(596)
父亲大人	(602)
前往喜马拉雅山	(608)
回 家	(620)

在家里学习	(625)
家庭气氛	(629)
奥寇耶琼德罗·乔杜里	(633)
练习写歌	(635)
文学之友	(636)
发表作品	(639)
帕努辛赫诗集	(641)
爱国情怀	(642)
《婆罗蒂》	(647)
阿迈达巴德	(649)
留学英国	(651)
洛肯·巴利特	(660)
《破碎的心》	(662)
英国音乐	(667)
《蚁垤的天才》	(669)
《暮歌集》	(672)
关于歌曲的一篇文章	(675)
恒河畔	(678)
普里耶先生	(681)
《晨歌集》	(682)
拉健德罗拉尔·米特罗	(689)
迦罗亚尔	(691)
《大自然的报复》	(694)
《画与歌》	(696)
《少年》	(697)
般吉姆琼德罗	(700)
空船体	(703)
伤逝	(705)
雨季和秋季	(709)
阿舒多什·乔杜里	(711)

《刚与柔》	(712)
文汇集	(715)
病人的新年	(717)
有形与无形	(720)
取名字	(728)
宗教的新时代	(731)
宗教的含义	(740)
宗教教育	(756)
宗教的权力	(772)
我的世界	(787)
展 现	(795)
印度的历史潮流	(797)
自我介绍	(822)
印度教大学	(837)
妮贝蒂达师妹	(851)
教育的载体	(858)
画的要素	(873)
点金棒	(881)
吝 嗷	(885)
阿沙拉月	(891)
秋	(897)
按官员的意志行事	(901)
书稿说明	(925)

散 文

生活的回忆

白开元 译

于广悦 校



罗宾德罗纳特（1877年）

戈格嫩德罗纳特·泰戈尔根据久迪林德罗纳特·泰戈尔的铅笔素描而画

我不清楚是谁在回忆的画布上画人生之画。不过肯定是擅长丹青的高手在作画。换句话说，他拿起笔作画，并不是丝毫不差地描摹发生的事情。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原则，芟除杂芜，保留精华；把大的缩小，把小的扩大；毫不迟疑地把前面的东西挪到后面，把后面的东西挪到前面。事实上，他的职业是绘画，而不是撰写历史。

于是，事件之河在身外潺潺流淌，与此同时，心版上画了一幅幅图画。两者之间有联系，可不是一码事。

我们没有闲暇去专注地端详我们的心版，只是偶尔扫一眼心版的一角。它的大部分不为人知地沉浸于黑暗之中。恐怕没有人讲得清楚，不断绘画的艺术家为什么作画，绘画完成，画作挂在哪座艺术馆。

几年前，有人问我，我的人生旅途中发生了哪些重要事情，为此我去了一趟“美术馆”，了解情况。当时我以为，找到人生历程中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任务就算完成了。不料，推开大门，发现人生回忆不是人的历史——它是某一位不露面的艺术家亲手创造的作品。作品不同部位的不同颜色，并非外部的影像。那种颜色来自他自己的宝库，由他依据自己的情趣加以调和，所以心版上的形象，不能在法院里当作证据使用。

在回忆的宝库里，不辞辛劳发掘确凿的历史进程，可能一无所获，但我痴迷地观赏起那些赏心悦目的画作。一个旅人在某条路上行进，在某家旅馆过夜，那条路、那个旅馆，对他来说，不是画；那是路和旅馆，是十分需要的，可以看得非常清晰。需要得到了满足，路走完了，路就成为形象在他的脑海里呈现。人生的黎明，经过的城市、旷野、河流和山脉，在傍晚进入驿馆之前，回首遥望，在渐近的晚霞中全变成影像，映入眼帘。有了回顾那些景象的闲暇，注目凝望，我的思绪是非常集中的。

心中萌发的好奇，是不是仅仅来源于对昔日生活的天然的眷恋呢？当然，不可能没有一点儿眷恋，但昔日的情景更具吸引力。剧本《后罗摩传》的第一幕中，为了让悉多^①心情愉快，罗什曼那^②在她面

①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的妻子。——译者注

② 罗摩的异母弟弟。——译者注

前展开了几幅与她的生活有关的画卷，因而是迷人的，尽管并不完全真实。

在记忆中，没有什么值得永远纪念而需珍藏的东西。但文学并不依赖昂贵的素材；我深切感受的东西，把它变得可以让别人感受，就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自己的记忆中浮现的形象，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有资格在文学殿堂里获得一席之地。

这种记忆中的形象，也是文学的素材。把抒写形象当作写回忆录，是错误的。用那种观点审视，这部作品是很不完整的，甚至可以不写。

初 入 学 堂

我们三个男孩^①是一起长大的。两个伙伴比我大两岁。他们师从马陀波琼德罗·穆科巴泰，按部就班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也已开始读书^②，详细情况现在记不太清了。

记得当时吟诵的一句诗是：细雨霏霏，树叶瑟瑟。那时节，我头顶着“玻、坡、摸、佛……”等字母的风暴，刚刚登上彼岸。“细雨霏霏，树叶瑟瑟”，是我今生读到的第一位诗人的诗句。后来每当想起当时是多么快乐，我就深刻地感到，诗为什么需要韵律。诗句押韵，读罢却意犹未尽。诗的内容表达完了，却依然余音绕梁。诗意以韵律与耳朵和心灵继续做游戏。那一天，在家里走来走去，我满脑子是“细雨霏霏，树叶瑟瑟”的意境。

童年时代的另一件事，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扉上。我家有一位老账房，名叫凯拉施·穆库吉，他跟我家的亲戚一样，非常幽默，同我家每个人开玩笑。新女婿初次登门，他总是充分发挥诙谐的才华，把人家推进尴尬的境地。据说他死后，他的幽默感有增无减。过去，我

① 指作者和他的小哥绍门德罗纳特和外甥绍多普罗沙德。

② 在家里的琼迪神庙学堂。

家长辈喜欢使用制图工具，与亡灵对话。有一天，他们用圆规的铅笔芯画的笔迹中，出现了凯拉施·穆库吉的名字。于是问他：请告诉我们，你居住之地的民风如何？传来的回答是：你们活着，却想骗我告诉你们我死后所知道的一切，别做梦了！

小时候，正是那位凯拉施·穆库吉以极快的语速，朗诵了一首很长的儿歌，赢得了我的欢心。我就是儿歌中的男主人公。儿歌中用华丽辞藻描述的那位女主人公在不远的将来像我希望的那样，毫不踌躇地来到我身边。这位迷醉世界的姝丽，以容光照耀着守望者的命运。听着，听着，我的心被那种情景迷住了。他一件件地细述她从头到脚佩戴的那些价值连城的首饰。接着讲述男女主人公相会的缠绵情状，不少理智的成年人，听了也会怦然心动。我这个少年更是热血沸腾，眼前看到的是色彩缤纷的奇特的欢乐场面。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不停地快速朗诵诗句和抑扬顿挫的节奏。少年时期，品尝文学趣味浓郁的作品的情景，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另一首儿歌中的两句：噼里啪啦下大雨，河里波涛汹涌。这首儿歌简直就是我儿童时代的《云使》^①。

此外，第一天上学的情形，也记忆犹新。有一天我发现，哥哥和年长的外甥绍多普罗沙德上学去了，可我被认为还没有资格上学。除了放声大哭，我没有宣告我也有资格上学的其他良策。在这以前，我没乘过汽车，也没有外出过。绍多普罗沙德每天放学回来，极其夸张地讲述上学和放学路上的所见所闻，弄得我再没有心思待在家里。我的家庭教师为了扼杀我上学的热情，用学校暴戾的教鞭吓唬我，说了句后来被证实的话：现在你哭着要上学，日后你为了不上学，哭得更凶。那位家庭教师的姓名和模样，无论怎样搜索记忆也记不起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那一针见血的话和那条可怕的教鞭。今生今世，我还没有听到过像他那种灵验的预言。

凭借眼泪的力量，我终于提前进了东方学校。记不清楚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但学校里惩罚学生的高招，依然记得。哪个学生背

^① 印度古代著名诗人迦梨陀婆的名作。——译者注

书结结巴巴，就勒令他站在长凳上，平直地伸出两条胳膊，两摞写字板压在他的两只手上。小学生娇嫩的身体和脆弱的心灵能否培养出承载如此沉重的石板的能力，是值得心理学家研究的课题。

就这样，幼小的我开始读书了。最初，我阅读仆人们爱看的几本书，踏上文学的探索之路。其中最重要的两本，是贾诺科^①的诗歌的孟加拉译本和克里迪巴什编译的《罗摩衍那》。我至今记得某天读《罗摩衍那》的情景。

那天天空阴云密布。我在外宅甬道旁的游廊里玩耍。记不清因为什么原因，绍多普罗沙德为了吓唬我，突然大叫起来：“警察！警察！”关于警察的职责，我大致有个印象。我知道，认定某人罪犯，把他交到警察手中的话，那么，就像鳄鱼用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消失在深水里那样，警察拧着不幸的犯人的胳膊，消失在高深莫测的警察所，是他们的天职。想不出什么办法，能让我这个无辜少年免受那种残酷的处罚，我撒腿就向内宅里跑去；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这种无根由的恐惧，诱发了我满背的鸡皮疙瘩。一见母亲，我向她报告了我的危急处境，她没有露出特别忧虑的神色。可我觉得外出很不安全。外祖母和一位远房婶婶正在读克里迪巴什改写的《罗摩衍那》。我把这本云石纸封面已经污渍斑斑、书角破损的书抱在怀里，坐在母亲卧室的门口读了起来。前面是内宅环绕花园的正方形游廊，下午暗淡的日光从布满阴霾的天空费力地挤进游廊。见我读到《罗摩衍那》中悲伤的故事，扑簌簌落下眼泪，外祖母硬是把书从我的手中夺走了。

家庭内外

我们儿童时代的生活，可以说毫无享受可言。总之，那时的生活

^① 贾诺科 (Chaanakya)，印度古代杰出的政治家，相传他是《政事论》的作者。——主编注

比起现在要朴素得多。看到当年的绅士用以维护名誉的物品，“今时”必然感到害羞，就想否认与往昔的各种联系。这就是过去的特点，尤其在我们家里，从不给孩子过分的关照。事实上，所谓宠爱，不过是让家长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对于孩子，那是绝对的受洋罪。

我们处于仆人的管辖之下。为了简化自己的职责，他们完全停止了事无巨细的照看。家庭束缚非常严厉，可日常生活中的漠不关心，其实意味着给予我们广阔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能使我们心胸开阔。他们从不以刻板的穿着、饮食方式、坐立的姿势来禁锢我们的灵魂。

我们平常的食物中闻不到佳肴的味儿。我们的衣服太少了，让现在的孩子看到那些衣服的清单，我们的脸面恐怕就丢光了。跨进十岁的门槛之前，我从未穿过袜子。冬天，白衬衫外面再套一件白衬衫就够了。为此，我从不责怪命运。只是我家的裁缝奈亚莫特·科利发“玩忽职守”，认为我们的衬衣加口袋是多此一举，着实让我伤心。因为，即便在家徒四壁的穷人家里，也没有出生过口袋里没有一点儿“动产和不动产”的孩子。由于天帝垂怜，穷人和富翁家里，孩子的“私有财产”并无太大的差别。我有一双木拖鞋，可它拢不住脚丫子，每走一步，就往前甩出去。于是，行走的时候，比起迈腿，甩鞋的次数多许多倍，制鞋的目的，一步步受到嘲弄。

地位比我们高的人的言谈举止、服饰、食品、娱乐，一切的一切，离我们很远，可以看到一些迹象，但不可企及。如今的孩子抑制了长辈的一些威风，他们无拘无束，不伸手要，也能得到一切。我们从未那么轻易地得到一样东西。极为普通的玩意儿，对我们来说，也是稀世珍宝。长大了某一天会得到的，怀着这种希望，我们把那些东西交给遥远的未来保管。结果，那时得到一样极平常的东西，我们必定掏尽其内在的趣味，从它的皮到内核，绝不丢掉任何一部分。可是你看如今家境富裕的孩子，轻而易举地得到的每一样东西，咬一口，就把其余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全扔弃了。他们世界中的大部分物品，都让他们浪费了。

白天，我们在外宅二层东南角仆人的房间里消度时光。

我家的一位仆人名叫塞姆。这个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匀称，留

着长发，他老家在库尔纳县。他叫我坐在限定的地方，用粉笔在四周画一个圈。他用大拇指指着，神情严肃地说，走出这个圈子，必然大祸临头。我不清楚，那种危险是偶然还是经常发生的，但心里惶惶不安。我读过《罗摩衍那》，知道悉多走出为她画的圈子，遇到了多么可怕的灾难。所以我不敢不信，不敢跨出为我画的圈子。

窗户下面是有石板台阶的池塘，挨着池塘东岸的石堰，有一株巨大的榕树，南岸矗立着一排椰子树。囚在圈子里的我，推开百叶窗，观赏如画的池塘，不知不觉中度过一整天的时光。上午，我看见一个个邻居来洗澡。他们中间哪一位什么时候来，我一清二楚。每个人洗澡的特点，我也了如指掌。有的人双手捂住耳朵，嗖地一下，极快地蹲到水下，站起来就走了。有的人不蹲到水下，而是一次次用毛巾把水盛起来，往头上浇。有的人一次次击水，把水面上的浮秽击退，然后“咚”地潜入水中。有的人站在石阶上，一句话不说，“扑通”一声跳进水中。有的人一面往水中走，一面一口气背诵七八行诗。有的人匆匆而来，马马虎虎地洗完澡，急匆匆地回家。有的人不慌不忙，慢吞吞地洗澡，用毛巾擦干身子，抖开湿衣服前面的下摆，拧三四下，在花园里采几朵花，慢悠悠地摇晃着身子，一边把洗净的身子的舒畅扩散到空气中，一边往家走去。不知不觉，十二点钟敲响了，不一会儿到了下午一点。渐渐地，石板台阶上杳无人影，异常安静。只有几只鸭子和鹅不时潜入水中，觅食螺蛳，勤快地以喙梳理清洗背上的羽毛。

池塘清静了下来，那棵榕树的绿阴摄走了我的神魂。它的枝桠衍生的气根悬垂下来，形成扑朔迷离的冥暗氛围。世界的法则，仿佛由于错误的引导，陷入世界那个浑沌角落的幻境中。大概是神的旨意，那儿似乎有梦幻时代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王国，躲过天神的眼睛，至今留存在日光之中。我以心灵的眼睛望见那儿的人，他们从事哪些活动，现在说不清楚。我以这棵榕树为题材写了一首诗：

哦，老榕树，你梳了个发髻，

日日夜夜站立着，还记得那个男孩子吗？

《老榕树》

唉，老榕树，如今你在哪儿？小巧的池塘——树神们的明镜，也不复存在了。许多当年洗澡的人，也跟随消失的榕树的绿阴远去了。那个男孩如今已年逾半百，在他的周围，悬垂各种生活的“气根”，他在庞杂的社会氛围中，数着那交织悲欢离合的岁月的光影。

小时候，不许我们走出大门，甚至在家里，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为此，我们只好在大墙内遥望宇宙。外界，是我不可抵达的无限扩展的物体，而它的形态、音响和气味，通过窗户和门扉大大小小的缝隙，从各个方向抚摸我，给我惊喜。它仿佛通过窗户的铁栅的空隙，想方设法以各种暗示和我做游戏。它是自由的，而我被囚禁着——没有办法去会面，因此，爱的引力非常强大。现在，用粉笔画的圆圈已经抹掉了，然而束缚仍未消失，遥远依然是遥远，外界依然是外界。长大后写的一首诗，反映我当时的心情：

笼中鸟囚在金笼里，
林鸟在树林里栖息，
有一天两只鸟相逢，
大概是上苍的意志！
林鸟说道：“我笼中的兄弟，
让我们在林野比翼齐飞。”
笼中鸟说道：“进来，林鸟，
金笼里何等安适。”
林鸟摇摇头说：
“不，我不愿铁链加身。”
笼中鸟叹了口气，
“唉，我如何飞进树林。”

我家内宅楼顶上的边墙比我高。年纪大了一点之后，仆人的管教随之松懈了一些。一位新媳妇进了我的家门，作为她闲暇时的游伴，